

法国传教士古纯仁《川滇之藏边》 之史料价值

——兼论《康藏研究月刊》所载外国人对康区的记述

赵艾东 石 硕 姚乐野

[摘要]《康藏研究月刊》系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重要学术期刊之一,所刊部分文章反映了近代外国人在康区的考察活动。因以往获取该刊各期颇难,故学界至今尚未对其加以充分认识和利用。本文主要围绕法国传教士古纯仁所著《川滇之藏边》一书在该刊的长篇连载篇目,透过古纯仁的考察及其对康区的记述,分析其书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康藏研究月刊》;古纯仁;《川滇之藏边》;民国时期;康区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1)10—0026—06

基金项目:2008年度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民国时期康区研究的三个学术期刊的整理出版与研究”(08JJD840202)、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10&ZD1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艾东(1968—),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康藏社会;石硕(1957—),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藏族历史与文化;姚乐野(1964—),男,江苏泰州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等。四川 成都 610064

《康藏研究月刊》是康藏研究社主办的学术刊物,从1946年10月30日第一期出版到1949年9月30日停刊,共发行29期、28本(第28、29期合刊)。目前国内学界对《康藏研究月刊》的研究有任新建、罗润苍、周晓晴、西绕江措、周德仓、王尧等学者的零星论著^①;捷克著名藏学家高马士(Josef Kolmas)从为国际藏学研究提供新文献来源的角度出发,曾撰文将康藏研究社和《康藏研究月刊》的基本情况、该刊全部文章的英译文目录介绍给西方学界。^[1]但这些论著多呈介绍性,缺乏专题研究。《康藏研究月刊》在所刊65篇学术文章(其中5篇为长篇连载)中,反映外国人在康区考察活动的文章有5篇(其中长篇连载1篇),连同2篇附文,在该刊全部学术文章中约占10%的比例^②。其中,闻在宥先生《谈傛罗字典》载于1948年第17期,文中介绍了法国传教士对彝族进行调查研究后所编4种傛罗字典;曾代国先生所翻译的英人查尔斯·柏尔(Charles Bell)^③所著《柏尔再版英藏字典序言》载于1948年第18期,文后附《初版藏语手册序言》译文,两文共约2600字,从中可见英人柏尔在藏区的长期活动及对藏语的深入研

究;任乃强先生所撰《康藏标准地图提要》和《三种译文康藏地图说略》分别刊于1948年第20期和第21期,共约4900字,文中参考外国人所绘地图和数据等资料甚多,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在康区从事考察和探险等活动的详情。在反映外国人在康区考察活动的文章中,最具价值、反映康区内容最为详细和丰富的文章当为李思纯(又名李哲生)译自法国天主教士古纯仁(Francis Goré)《川滇之藏边》(Notes Sur les Marches Tibétaines du Sseu - T'chouan et du Yun - nan)一书之主要篇目,从1947年12月第15期至1949年8月第29期,分十一期连载(第24、25期间断),译文总计约69,400字^④。本文主要根据《川滇之藏边》长篇连载有关康区的记述,探讨该书的史料价值。

一、从《川滇之藏边》一书的相关背景看其价值

《康藏研究月刊》共刊出两部外文译著,皆分章连载^⑤,其一便是古纯仁《川滇之藏边》一书,此两书的译出和刊载均为学界“一时之盛事”。首

先,从成书和译文产生背景看,该书写于古纯仁在康区十五载经历基础上。19世纪中叶以来,探险家和传教士等西人逐渐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天主教士始入康区。他们撰写了许多游记和考察报告,将这片神秘之地及其少数民族介绍给西方。在此背景下,古纯仁1907年秋入藏,在康区15年中学会了汉、藏文且通英语,对西藏问题的观察和体会颇深,故于1923年出版了《川滇之藏边》一书^[2]。当时天主教会在康区传教大约70年,他们对康区的了解为古纯仁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正如其书所云:康区已有打箭炉等7县立有天主教会,“曾受洗者二千人,其中四百人为康藏族”^[3]。可见,天主教会与当地民众的广泛接触为其了解康区各方面情况提供了极大方便。从当时翻译西人论著的背景看,国人认识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西藏的野心后,纷纷致力于翻译有关西藏之西人论著,其共同目的是“藉翻译以揭露西方列强之行径,熟悉外国人了解西藏之概况,使国人明白有何处可受启发及借鉴”^[4]。古纯仁一书的译者李思纯系民国时期四川大学教授,早年留欧时“见外人所著关于康藏之书甚多,慨叹国内康藏研究之不力”,回国后便积极进行康藏研究。抗战结束后,他作为国民大会代表,不仅代表藏民族占大多数的西康省,且“积极参与康藏研究社之发起,义务为社刊供稿”^[5]。故据李思纯的经历和所从事活动,可知其翻译古纯仁之书当出于上述忧虑和目的。其次,从有关康藏研究的学术期刊背景看,民国时期体现康区研究主要成就的《康藏前锋》(1933-1939)、《康导月刊》(1938-1947)、《康藏研究月刊》(1946-1949)等学术期刊均重视外文资料和外国人研究康区的成果。其中,《康藏研究月刊》所刊古纯仁一书译文体现了对前两种期刊之内容和风格的继承。《康藏前锋》曾连载了英国副领事官台克满所著《西藏东部旅行记》一书译文^⑥;《康导月刊》从1943-1944年分5期连载了古纯仁另一著作《旅居藏边三十年》部分内容译文^[6],主要记载了18世纪以来以卫藏为中心的西藏各方面情况。而《康藏研究月刊》所载《川滇之藏边》译文则弥补了《康导月刊》所刊其著作几乎未曾涉及东部藏区的缺失,从中可见外国人对康区的认识程度与研究深度都在逐渐加深。第三,古纯仁《川滇之藏边》在同时期外国人所著有关康区的论著中颇有代表性和独特价值。从曾居于康区并进行较广泛活动的外国人来看,同时期以及之前有一定深度的作品并不多见,主要有内地会

安福生(Edward Amundsen)^[7]和叶长青(J. H. Edgar)^[8]、美国基督教会史德文(Albert Shelton)^[9]等传教士以及台克满(Eric Teichman)^[10]等人的论著。迄今为止,除台克满的著作外,他们的记述多尚未被译为中文,鲜为国内学者了解。相比而言,古纯仁《川滇之藏边》对了解1923年前的康区具有独特价值。

二、从《川滇之藏边》的内容看该书之价值

从该书内容看,历史和地理为其重点介绍部分。历史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宗教和喇嘛寺、族群、语言等方面;地理部分包括地方和地区界域、地貌、山川河流、交通道路、城镇和村落及其居民、农牧业等方面。重视地理特征的记录和数据统计是外国人在康区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古纯仁继承了该特点并注意汉、藏语地名及其含义的记录。书中每一连载章节对所考察地区和县境内几乎所有城镇和村落的地形、名称及其人口数量、各交通路线、各城镇及地区的总人口等情况均有详实的记录,而康藏民族生活情形由专章记述,此外,还包括少量商贸、矿产、物产等内容。按文体和考察的形式不同,该书连载各章可分为以下三类,从中可见古纯仁对康区考察和记述的角度及其独特价值。

首先,区域性综合考察和研究,共六篇,是依据各种文献及其考察经历对康区及其境内打箭炉、霍尔、瞻对、理塘、巴塘、维西等地区各方面情况的综合记述,其中对历史、地理、地方概况、人口涉及较多,对商业贸易、矿产仅有打箭炉和巴塘地区的专项记述。其次,旅行考察日记和笔记,共三篇。《旅行金沙江盆地(一九二二年)》是1922年古纯仁赴该地的旅行日记^[11],考察路线是从阿墩子(今云南德钦)至金沙江河谷两条道路之一,即越白马山垭口而抵奔子栏,内容主要为沿途观感,与上述区域性综合考察和研究篇目相比,虽较浮光掠影,但同时期尚无国内康藏研究者做过此项考察和记录。《察哇龙之巡行》为1920年的旅行考察记录,内容未分类,多为沿途见闻,涉及村落、人口、地形等^[12]。《旅行怒江盆地》为《维西》一章附文,是由康藏与西藏地方边界经云南茨菇至茨曲龙的短途旅行笔记^[13]。第三,康藏民族生活考察和专题研究。篇名为《康藏民族杂写》,分三期连载,是有关康藏民族日常生活情形的记录和描述。内容主要包括家庭生活、婚姻、警戒动员、旅行、财产所有权、赋税与差役等六方面^[14]。

总体上看,该书价值表现为:其内容涵盖了康区各大地区,如打箭炉地区、理塘、巴塘、霍尔、瞻对、金沙江盆地、维西、察哇龙,涉及范围之广度和深度为同时期其他西人论著所无法比肩;其内容的丰富性和综合性也远远超过同时期其它论著,书中所记康区各大地区的历史、政经、地理、交通道路、民族、风俗等内容是珍贵的康藏民族志史料。

三、从《康藏研究月刊》的简评看该书之价值

《康藏研究月刊》于连载各期封面对该书相关内容进行了评介,反映了民国时期康藏研究者对该书的认识及刊登之价值取向。

连载之始,该刊评《川滇之藏边》一书“叙西康情形,简明剔透,入木三分”^[9]。连载开篇之章即是该书第一章《川边(四川之藏边)》,概述了康区历史、界域、地形、道路、居民、农业、矿产、语言、宗教、商业、政治、经济等状况《川边之打箭炉地区》详述了该地区的历史和地理。该刊评古纯仁“住康定最久,调查康定附近一切情形,至为详缜。又精通藏文藏语,能深入民间考查,又略解汉文,能易取华籍方志,考订堪合。故此篇记述,甚有价值。本期所载为历史之部,多有一般人所未及知之新颖资料。”^[15]《川边之打箭炉地区》续篇则介绍了该地区的地理交通、县治与人口、商业与贸易、矿产等,该刊评其“多有可珍价值”^[16]。该刊评介《川边霍尔地区与瞻对》为“记霍尔五部与瞻对五部之历史地理,较一切汉文书籍清晰明快”^[17];评介《理塘与巴塘》则称“有很多国籍所未曾详的珍贵历史”^[18]称《理塘与巴塘》续篇“相当于一巴塘小志”^[19]。关于《维西》,该刊称古纯仁住“滇边最久,故记维西一区史地,最为详确。此区原属西康,清初划归滇省。直至今日仍与康省有不可析离之势。然其内部详情,鲜为国人所知。独赖此篇翔实记载,作最忠实之报道。”^[20]其后附《旅行怒江盆地》一文。该刊称《旅行金沙江盆地(一九二二年)》所记阿敦子至喇普一带地理途程“至为详尽”^[21]而《察哇龙之巡行》“专记云南与昌都间主要交通线的察哇龙河谷情形。”^[12]《康藏民族杂写》三篇连载系该书最末一章,该刊认为其“将康藏土人日常生活情形叙述得甚为有趣”,使读者“认识康人真实生活情形”^[14]。由上可见,古纯仁之书的显著特点是深入到以往汉人难以进入的一些地区,首次记录了当地社会内部的详情,又因他精通藏语、略解汉文的语言优势,且长住康

区,在方志等资料获取方面颇显优势,故其书对研究1923年以前之康区极富价值。

四、对《川滇之藏边》价值之进一步认识

(一) 康区交通路线和里程

古纯仁对康区交通路线的全面、细致考察是其书之显著特点,涉及康区与其它周边地区之间、康区境内各大城市和地区之间、县与县、村与村之间的交通路线,勾画出一幅交通网络图景,其叙述包含大量地方信息,使读者对康区既有全境式的概览,又有具体入微的认知。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1)经由康区连接四川与周边地区的路线。如他对至拉萨的川藏路线北路和南路记述道“由打箭炉经折多山至道孚,为一六零公里。由打箭炉经泰宁至道孚,为一四三公里。此途为北路。由道孚可经炉霍,甘孜,德格而至昌都。或由青海而达西宁。”^[16](2)四川与康区主要地区之间各大交通道路,如由川边经泸定而入四川之大路、由打箭炉经丹巴而至懋功、由打箭炉北行而至道孚的两条路、由雅安坝及磨西面而至建昌之路、由打箭炉至河口之大路、赴南部木雅地区的两条道路等。(3)县与县、村与村之间交通路线,其中所述非主要交通干道,几乎均为其实地考察的结果。(4)以某地为中心点的各条交通路线,如由巴塘出发至里塘、入西藏、赴盐井与阿墩子、北上德格、由中咱及德荣河谷赴中甸的各主要道路。他对上述途程各呈其详,含大量沿途信息,其中对巴塘至竹巴笼路段考察道:

由巴塘出发,经一桥,甚多桥洞,传为岳钟琪所建。经大炮顶之村落,其地有美国教会之房舍,达多拉村。沿公曲河左岸,至茶树村,有一山阜,名茶树山,又名曲榆拉,区隔巴塘平原与金沙江之河谷。此水即蓝河,汉名金沙江,藏名折曲(Djrekho),义曰“折地或牝牛之河”也。金沙江水流平静,其地牛古与水磨沟之居民,用皮船或木船而渡。由水磨沟至竹巴龙,无村落,路循河岸行,其对岸仅有少许房舍。近河有山阜相联属。最著之村落,曰喜松工,在山岩界上。自巴塘至水磨沟,为十六公里。自水磨沟至竹巴龙,为十六公里。^[19]

由上述路线的记述可了解沿途桥梁、村落、教会驻地、河流、山川、地界、各路段里程等丰富信息。

(二) 地区、县市、村落的界域与各级地方概况与上述路线记述的方式相同,古纯仁对大到

康区的界域、小至康区境内村落的各种界域记述颇详,同时也清晰地概述了各地情况。如县界,“海子山之峰脊与湖泽,为康定县与道孚县之分界处”;他还涉及到历史上某些土司的辖地范围,如距打箭炉二十公里之雅家埂(4000公尺)为“甲拉土酋与沈边土司之分界,亦康定县与泸定县之分界也。”^[16]其记述也使我们对某些村落在当时的范围和概况、其相邻之地有所了解,如对朱倭村市的记述:

章谷与朱倭土司之分界,在章谷上游十六公里之地。经甲朗及雄鸡岭之村落,有金矿。朱倭之村市在河左岸,由北面之东谷高原流来,急转面向东南。朱倭为旧日土司部落,今之村市,以此得名。现刻村市,民宅仅约三十所,由章谷至朱倭,为三十六公里。^[17]

上述记述至今对康区各级地方史的研究都甚有价值。

(三) 地区、县境、城镇、村落等各级人口统计

古纯仁依据文献,尤其是通过其亲自调查,对各级地方人口做了详细统计,可以说是当时康区人口最详实的一份统计资料;与之相比,现存康区地方档案和汉文史料中仅有同时期的零散记录,由此可见其珍贵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人口统计数据中包含了对汉藏聚居点及其人口分布状况的一些记录,对研究该时期的汉藏关系亦颇有价值。

1. 康区及其境内几大地区人口。至该书成书时,康区居民总数约近30万人,五万至六万户^[3]。打箭炉地区:居民约计27000户,其中15000户为康藏族,12000户为汉族^[16];霍尔地区的道孚、炉霍、甘孜三县居民总计9000-10000户,人口约5万;瞻对居民总计近5000户^[17];理塘居民总计300户^[3],其中汉族聚居人口约200户。从历史上看,1730年巴塘地区居民总计约3769户;同时期理塘土司所辖居民约5322户^[18]。

2. 地区所辖各县和城镇人口。以记录最为详细和全面的打箭炉地区为例,其统计如下:康定县境内,康定县城居民3000户,其中400户为藏族;瓦斯沟汉族居民300户;雅拉及孔玉汉族、藏族各200户;折多与榆林宫之峡谷居民50户;木雅峡谷有康藏族1000户。泸定县境内居民9000户,其中3000户属于旧日鱼通地方。丹巴县境内居民总计8000户,其中2000户为汉族。丹巴县境内:辖旧日丹东、革什土司居民1600户、巴底巴旺土司居民2700户、甲拉土酋之二十四族1600户、宅龙雍

土司之插花领地及汉兵六营之地2200户。丹巴县治汉族约160人。雅江县境内居民(藏族与藏族同化者)1500户;雅江县治所在地河口之汉族居民数十户。九龙县境内居民约3000户,大多数为藏族。道孚县境内居民3400户,其中千户为甲拉土酋之臣属;道孚县城人口约200户,半汉半夷;泰宁居民约40户^[16]。

3. 村落人口。以打箭炉地区为例,瓦斯沟二村落居民约100户,沙湾居民约180户,昂州平原村落5处居民共500户,小烹坝村至咱里间平原和山阜,居民约170户;泸定冷碛居民约260户;雅拉河谷居民约270户^[15]。又如,明正土司辖境内与木里辖境分界之八窝龙(今九龙县八窝龙乡)村落甚众,居民约400户^[16]。而1898年内地会传教士安福生经过八窝龙时,当地有80户汉、藏人家^[7]。将二者比较可发现:八窝龙的人口按户计算,仅20余年间就增长了4倍。可见,一些乡镇和村庄的人口统计数据对其历史变迁的研究极有价值。再如,巴塘地区内,巴塘河谷居民约400户,曲龙居民约300户,中咱河谷约近千户,等等^[19]。

(四) 康区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族群互动情况

古纯仁对其所考察各地的族群颇为关注并均有记录,反映了历史上康区民族迁徙、聚居和族群互动等情况。其一,民族融合状况。如泸定县境内,“其居民大多属汉族,惟在鱼通及昂州(约有二千户)尚有康藏族土族群居。其他各村市,有许多居民,自称为土著,然其中多数皆为明代及清代戍边兵士所留之苗裔。”^[16]尤有汉人藏化的现象,如打箭炉以西各地,汉人进入后藏化甚速,“因居留之商民,在所谓‘草地’之中,不能娶得汉族妇女,但能婚配土著妇女,其所生子女,遂成为康藏族之苗裔”^[15];其二,历史上摩些人等族群迁徙的情况。如吴三桂征服云南之木氏后,丽江摩些人向北迁徙,进入康区,“17世纪之初年,摩些人侵入澜沧江之河谷,而定居于维西、康普、叶枝、阿墩子。并占领金沙江河谷之其宗(即塔城关)喇铺,奔子栏诸城市。更挟其武力北侵,在今日江卡、巴塘、理塘地方,有许多摩些人占领之废墟遗迹。”^[20]其三,某些地方外来移民及多民族聚居状况。如对居民大多为藏族的九龙县外来移民的分布记述清晰:其汉族之移入者,多居于蛇皮河、洪坝、安顺场等地,而傈夷则自三垭等地移入。^[16]道孚、炉霍附近有较多汉族商人及采金矿者居住,“此地之安堵,可使汉人传衍,无危险之处。”^[16]而巴塘18世

纪初年就已有汉人。^[19]

(五) 外国人所了解其自身在康区的活动

书中主要显示了以下三方面内容: (1) 某些传教士活动与教徒情况, 如康区有基督教会、基督复临会、内地会三个基督新教差会, 共有受洗者约 100 人^[3]。在阿墩子以南至金沙江河谷途中, 有登珠林寺; 1850 年(道光三十年), “天主教之西藏布道创始人, 曾潜居于此。于时活佛且躬亲至此寻之, 听其教授语言之课程。”^[21] 此外尤对各天主教会坐落地有记述。(2) 外国人修建的两座桥梁: 1911-1912 年法国工程师克里赫尔(M. Kerihue) 与柯佛莱(M. Auffrau) 曾在河口(今四川雅江县) 上游建造悬空钢桥“平西桥”, 三年后被毁^[22]; 1916 年天主教亚里克(Pere Alric) 神父所在道孚拉沱上游建一悬桥^[17]。(3) 外国人在康区的游历和考察。如英国领事路易·金(King) 曾考察瞻对的交通路线, 测算过甘孜至瞻对县城的距离^[17]; 而以巴塘为枢纽的几条主要道路均有外国人游历、经过并测量过, 如天主教神父德可廷(Pere - Desgodins) 和苏黎(Soulia)、巴考(J. Bacot)、吉尔(Gill)、大卫(或戴维斯, Davies)、科尔斯(Coales)、台克满(Teichman)、华德(或沃德, Ward) 等, 故“里程极为明瞭”。

(六) 康区历史

古纯仁对打箭炉、理塘与巴塘、霍尔地区与瞻对、维西等地区的历史、政治、行政建制、土地权、喇嘛寺、土司制度与几大土司的继位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记述, 并将其归属到历史部分。以打箭炉地区历史为例, 书中从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开始, 相继叙述了以下史实: 打箭炉地区最早为牦牛国继而被称为木雅的史实、明正土司称号的受封、中国于化林坪的设防、1702 年打箭炉税关的创设、木雅与木坪地区之合并、十八土司的由来、泰宁惠远寺和中国兵营的修建及土地所有权的没收、木雅与木坪土司的继位、清廷于打箭炉置军粮府和分辖军民的双重管辖制度、汉民的移入、19 世纪明正土司辖地的变化、打箭炉改直隶厅、1904 年泰宁金矿案、赵尔丰经边、民国初期的设县、末代明正土司事发后之死亡等^[15]。又如, 作为一些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他对 20 世纪头 20 年中理塘地区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及中央政府所派官员和驻军一直对乡城难以管治的原因记述甚详, 并对理塘在 18 世纪初始被纳入中央政权管辖过程的记述清晰。再如, 他指出 1918 年康藏纠纷期间, “拉萨藏军已临巴塘, 统领刘赞廷赴江卡, 与藏军订和约,

藏军乃退。……同年(一九一八年)乡城盗寇侵掠中咱, 势且深入巴塘。”^[19] 这些信息在汉文史籍中均罕见, 而同时期居于巴塘的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对刘赞廷赴江卡议和与乡城土匪欲攻占巴塘两事也有记述^⑦, 故二者可互为印证, 为了解那段史实提供了重要依据。

(七) 经济、商业贸易、矿产

书中对打箭炉、巴塘地区的商业贸易、矿产资源进行了专项记述。内容主要包括: (1) 打箭炉地区。商品包括入口、出口商品种类, 其中尤其提及砖茶、商品来源、贸易金额、贸易量总额; 矿产包括金、银、铅、石棉、云母石等矿产资源的分布^[16]。(2) 巴塘地区。一是“巴塘为唯一之商业中心, 汉商与藏商, 皆在此地, 与打箭炉阿墩子两地, 发生贸易关系”, 他还列举了各项贸易商品; 二是“盐井所产之盐, 则输入出于巴塘全区, 与里塘, 中甸, 维西, 江卡各地。”^[19] 矿产包括金、铜、硫磺、煤矿以及温泉等资源。

结语

综上所述, 在 1923 年前对康区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国外人士中, 法国传教士古纯仁无疑是对康区考察历时最长、记述康区之情形最为全面和详实者。而《康藏研究月刊》连载的《川滇之藏边》译文体现了他对康区长期、深入的考察和综合性研究, 突显了该书以下四个显著特点: (1) 对各级地方情况既综合又详细的记录: 将康区全境、几大地区、数县和村落等大小地方的状况从宏观至微观进行了综合性、细致性的记述, 使读者对 1923 年前康区全貌和局部有十分清晰和深入的了解。(2) 内含大量统计和调查数据: 主要表现在道路里程、人口统计、地理海拔高度、贸易金额与交易量等方面, 其中相当部分是古纯仁实地考察的结果。(3) 历史部分多有珍稀史料: 作为康区研究者, 古纯仁所处康区前沿的地位优势是同时期国内汉族研究者无法相比的。书中部分内容在以往历史文献中未曾记载或记载不一致, 而古纯仁对这部分史实的获得多有赖于耳濡目染和口述历史, 故若将其书中历史内容与以往历史文献比堪对照, 找出其独特或相异之处, 对于康藏史的研究不无裨益。(4) 鉴于有关 1923 年之前康区情况的汉文记载较缺乏和混乱, 因此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同时期某些汉文史料和实地调查的不足。譬如,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 康南地区的乡城、稻城、得荣三地基本上为国内民族学调查的空白。古纯仁曾

考察过这些地方的局部地点,其相关记载甚为珍贵^[22] [P. 12]。

总之,《川滇之藏边》一书至今仍颇有史料价值,然目前仅有秦和平、张晓红、王川、任新建、泽拥、邹立波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书中史料有零星利用。本文旨在力图呈现其史料价值,以期引起学界重视,并期望学者们在康藏史编撰和研究中能加以充分利用。

注释:

① 参见任新建《康藏研究社介绍》,《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罗润苍《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周晓晴《三四十年代西康地区期刊(藏族部分)之述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西绕江措《藏学报刊汇志(续二)》,《中国西藏》1998年第6期;周德仓《西藏近现代新闻传播事业述略》,《中国藏学》2006年第3期;王尧、王启龙著《中国藏学史(1949年以前)》,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256页相关内容。

② 1946年7月,经半年筹备,由任乃强、刘伯景、谢国安等人发起的康藏研究社在成都成立。1946年10月,以发表该社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研究康藏区内一切情形,提供整理意见,协赞政府设施”为宗旨的《康藏研究月刊》在成都创刊,所刊载文章涉及藏族历史、民族、文化、政治、经济、国防、风俗、地理、宗教等方面。详见《康藏研究社社章》,《康藏研究月刊》1947年第1期;任新建《康藏研究社介绍》,《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

③ 或称“贝尔”,1900-1903年在大吉岭等地学习藏语和藏文化,后受英印政府委任,数度入藏。参见王尧、王启龙著《中国藏学史(1949年以前)》,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④ 《川滇之藏边》法文原版参见 F. Goré, *Notes Sur les Marches Tibétaines du Sseu - T'chouan et du Yun - nan*, Bulletin de l'cole. Fran aise d' Extrême - Orient, 1923。1909年云南茨中兴建教堂完成后,茨中成为天主教西藏教区云南铎区的中心。古纯仁曾任副主教,驻茨中,管辖茨中、维西、贡山、德钦的教务。1951年当地和平解放,古纯仁等神父被遣送出境。据作家范稳了解,他30多岁进入康区,离开时已逾70岁,被称为“天主教西藏第一通”。参见吴菲《范稳在边地为灵魂找到故乡》,《北京青年报》,2004年4月6日。

⑤ 另一部为彭公侯所译拉达克版本《蛮三国本事》,参见任新建《康藏研究社介绍》,《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

⑥ 1918年3月他从打箭炉强行出关,经甘孜北上,绕道青海入藏,5月19日抵昌都。该书即在此间的考察和经历基础上写成。参见台克满《西藏东部旅行记》,《康藏前锋》,1934年第2卷第8期。

⑦ 刘赞廷赴江卡与藏军议和情况,详见赵艾东《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在1917-1918年康藏纠纷中的活动与角色》,《西藏研究》2008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Josef Kolmas, "Index to Articles in the K' ang - Tsang Yen -

Chiu Yueh - K' an (A Contribution to the Bibliography of Tibet) ", read at the 2nd Csoma de Koros Syposium held in Hungary, 19 - 25 September, 1979.

[2] 张镇国,杨华明译. 旅居藏边三十年(1) [J]. 康导月刊, 1943(第5卷第6期).

[3]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川滇之藏边 [J]. 康藏研究月刊, 1947(15).

[4] 周茂江. 西陲文化院活动述论 [J]. 贵州民族研究, 2008(02).

[5] 王川. 稗官律讽风骚继史笔诗才议论兼——李思纯与陈寅恪治学异同论 [N].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http://sspress. cass. cn/news/2994. htm> (2009-05-14).

[6] 张镇国,杨华明译. 旅居藏边三十年(连载1-5) [J]. 康导月刊, 1943-1944: 第5卷第6-11期,第6卷第1期.

[7] Edward Amundsen. "A Journey through South - West Se-chua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5, No. 6 (Jun., 1900); Edward Amundsen. "A Journey through South - West Sechuen (Continued)",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6, No. 5 (Nov., 1900).

[8] J. H. Edgar. *The Marches of the Mantze*,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8; J. H. Edgar. *The Land of Mystery, Tibet*.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30.

[9] Albert Shelton. *Pioneering in Tibet*.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21.

[10] Eric Teichman. *Travels in Eastern Ti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11]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旅行金沙江盆地(一九二二年) [J]. 康藏研究月刊, 1948(22).

[12]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察哇龙之巡行 [J]. 康藏研究月刊, 1948(23).

[13]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旅行怒江盆地 [J]. 康藏研究月刊, 1948(21).

[14]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康藏民族杂写 [J]. 康藏研究月刊, 1949(26-29).

[15]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川边之打箭炉地区 [J]. 康藏研究月刊, 1948(16).

[16]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川边之打箭炉地区(续) [J]. 康藏研究月刊, 1948(17).

[17]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川边霍尔地区与瞻对 [J]. 康藏研究月刊, 1948(18).

[18]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理塘与巴塘 [J]. 康藏研究月刊, 1948(19).

[19]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理塘与巴塘(续) [J]. 康藏研究月刊, 1948(20).

[20]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维西 [J]. 康藏研究月刊, 1948(21).

[21] 古纯仁著,李思纯译. 旅行金沙江盆地(一九二二年) [J]. 1948(22).

[22] 赵心愚,秦和平. 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 [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收稿日期:2011-06-30 责任编辑 李克建